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谢孔宾传

□耿立 编著

当时的白杨树是做晚上放映电影张开白布似的银幕的立柱,树还很细。前几年,我回到那个地方,路过树下,突然就用手抱了一下,但却两手不能合围。想起昔年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王时种的柳树,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泫然泪下。桓温本是一介武夫,当我们想他抚摩三十年前植下的柳树感慨泪下的情景,谁能不受其感染?

有诙谐幽默灶下烧火、灶上咏诗的名士风范的郭满禄,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使人领略到一种享受生命的独异气味;出身世家的刘存璞的唐诗吟诵与鉴赏,特别是他的美姿容,用小手指翻起书页,沉浸在诗的意境与氛围里,轻摇硕大无朋的脑袋的举止,让人怀疑他回到了公元八世纪的唐代,与李白友之,与杜牧褒之;严肃端庄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毕业的刘银光老师,使人回到了学术的严谨和自守,让人想到学术的事,是荒江白屋几个素心人的事。教现代文学的宋聚轩和刘德然,是北京大学1977和1978级的学生。在学生的心灵里,他们两人的课一挥洒,如金戈铁马;一拘谨,如春夜悄悄滴在韭菜上的雨。教古代汉语的赵廷琛是殷孟伦的弟子,而殷孟伦是蕲春黄侃的弟子。记得赵廷琛曾讲黄侃的趣事。黄侃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与性格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而得“章疯子”之名的章太炎,以及因经常不修边幅、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活像一个疯子的刘师培,被时人称为“三疯子”。

那时中文系的老师集一时之胜。赵统斌说,当时中文系的先生们,学问好,酒量也好,吴承业、李丕显、孙明贵、宋聚轩、贾祥伦、郭满禄诸位先生酒量都是白酒一瓶不倒。有次,统斌夜访李丕显,在李先生的小院,树下,有月光,在简陋的地上,丕显席地,面前的一瓶酒已经空掉,他怕酒瓶里还有剩余,就倒立酒瓶往嘴里滴。

谢孔宾曾为李丕显写书法相赠,李丕显挂在书房,还曾写下《赠李丕显先生》诗句:

亦真亦幻,亦幻亦真。真到幻处真亦幻,幻到真时幻亦真。穷真之微妙,邃究其情理,岂不幻乎?精幻之由生,还魂魄于物态,岂不真乎?如此循环上进,主体人格逐级提升,主体高扬以进乎无滞无碍,神友造化,物我为一,岂非大智慧者乎?老庄、孔孟之蝉蜕龙变、奇怪恍惚,非此而何也已!

当时的统斌最是潇洒,20出头,常见他早上打拳,每到黄昏时分,他骑一崭新的自行车从校外飘逸而归,然后在花坛

的石壁上,举啤酒向天吹起。

谢孔宾的加入,给中文系增加了艺术的品位。谢孔宾不善饮酒,但他喜欢那种饮酒的气氛,大家纵论古今。有次,郭满禄、贾祥伦、赵统斌在谢孔宾的住处,大家喝酒连句,那夜也是大雪。

不知谁说到《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大家说,我们也联句吧,连王熙凤都会作诗“一夜北风紧”。

在那夜,杯酒之间,郭满禄、贾祥伦、赵统斌才气满溢,互相一句接一句,共一百多句。

有一年立春,我召集,有谢孔宾、郭满禄、赵统斌、李雪晴,几位文人雅士,喝春酒。

在喝酒时,每人写首诗,诗里要有春,还是郭满禄捷才,他随口吟道:

春光春日春气和,
春人路上唱春歌。
春风临窗写春字,
春国女子绣春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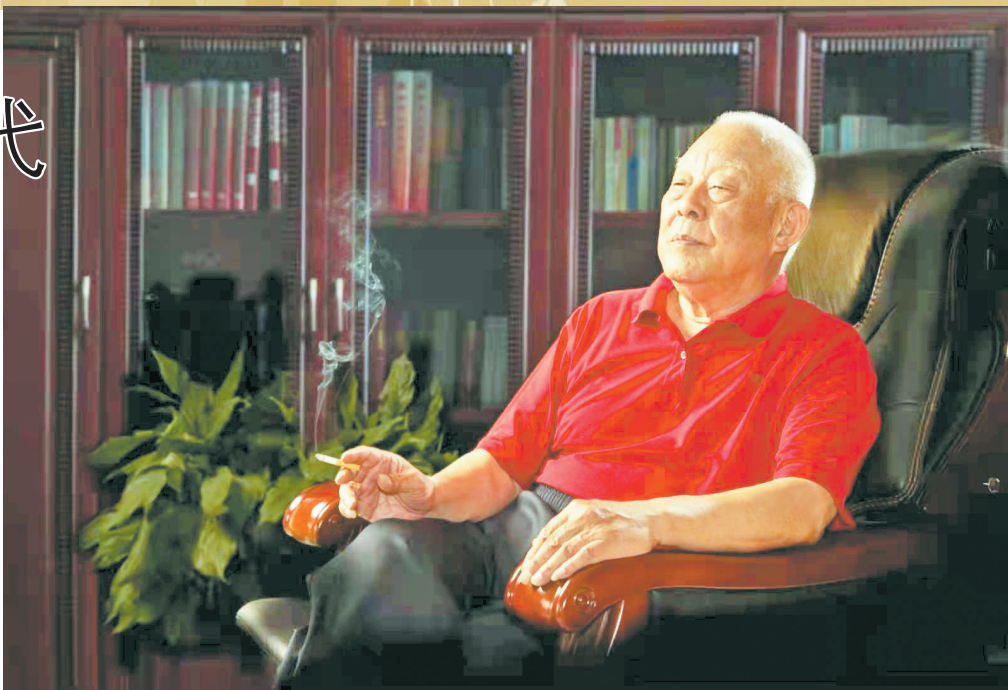
郭满禄吟完,顾盼谁雄,我这里春最多,你们谁堪比?郭满禄吟咏刚罢,大家都不禁为他的才思敏捷而齐声喝彩:“好!好!”

50岁后,在菏泽师专是谢孔宾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最安定地进入书法艺术的时期,就如齐白石50岁进北京,开始了“衰年变法”。

经过多年的思索,谢孔宾对书法的追求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他曾有理论阐述:自己书法的路途就是师古师今师造化。

所谓继承传统就是师古,师古确实是学习书法的捷径。几千年的书艺发展,积淀了我们先民中最有才华的艺家的智慧和成功经验。他们创造出了最佳结构、最佳笔势、最深邃的内涵,光彩照人,足可触发我们的创造性,是我们学书的最高参照系,如舍此而盲目地摸索,岂不是在走最大的弯路!人体的美是客观规律的最佳选择,如果出现几个怪胎,能胜于常人而卓然特立吗?所以,我们既承认传统的可靠性,又承认创新的可能性,学古是手段,创新是目的,食古而化,脱古生新,犹之人体虽是最佳结构,在历史的进程中仍要不断地完善和提高,但却不可能再另外创造一种什么“人”。

谢孔宾的师古,首先他的书法是以学问为根柢的,他对书法史有深入的研究,对文字学造字法有深入的了解。比如他说“人”字简单的两画造出了人的形象,它的内涵是无比丰富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包括在内,是劳动者的形象,也是鞠躬行礼的形象,美意多多。男人女人又怎样区别呢?臂膀加田字,意思在地里干活的是



男人。后来把田字放上边,力字放下边成了今天的写法。女人的女字怎样写呢?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腹前,天性温柔,表现出女性的特点。已婚的女子怎样表现呢?头发长了,已是成年了,后边来了一只手是什么意思?古代兴抢婚,男人要抢婚了,于是这个女人就变成男人的妻子了。所以书法家不仅要书写,还要认真地学习、研究汉字的构成,理解它内在的美。

他临帖读古代典籍,常常是日以继夜,他不受外界的干扰,不受物质的引诱,宠辱不惊,内足于怀,追求一片自由的天地,这正是他最可敬可爱之处。

谢孔宾的师古,就是心中有古人,心中敬古人,畏古人,与古为徒与贴为徒与传统的精华为徒,是向古代致敬,这一条,恰是我们古人的一条,是价值规律价值取向,这种传统的取向,也影响塑造了后代的书家。“师古”并非“泥古”,这常引起人的歧异。是否师古里有泥古的成分?这需要继承的时候辩证分析。

师古,是态度,是以古人为师,心向古人师法古人;是学习,是扬弃,是吸取精华杂取种种,来饱满自己壮大自己。而泥古呢?是做古人的奴隶,是死在古人下,是规规矩矩、食古不化。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也”。

董其昌这里说得明白,他说的是“临帖”,就像我们突然遇到一个陌生人,对这个陌生人,我们知道了他的外表举手投足,如果想去模拟他,主要的不是对他的外表亦步亦趋,追求细节的“形似”,而是追求笑语精神处的“神似”。我们师古,即是庄子的“目击而道存者也”。

这实际上就区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学习形态,追求“相其耳目手足头面”的人,就是泥古之人;而追求“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的人,则是师古之人。所以,师古不会限制、束缚书法的发展,泥古才会。

谢孔宾有一篇文章《师古师今师造化》,他说:

学习书法的另一条重要途

径,就是“师今”。其实,师今也兼有间接师古的意思。当今的书法大师、书法名家的书作,都是师古创新的楷模,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自不必说,就是同步前进者也可以互相学习。譬如,许多人都一起写唐碑,或写魏碑,总是各有短长。你发别人之所未发,抑或别人已发你之所未发,就可以互相观摩、互相学习、互相启迪,取长补短。他人之早发于我或优发于我者,是他们的勤恳态度、敏锐性灵所决定的,因此,应该学习他们勤恳的治学态度,借用他们的灵光来照亮自己的智慧,得以顿开茅塞,领悟其“得道”之由的进展。要发扬“见贤思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精神,千万不可启而不发、墨守成规,为那些不自觉的低俗的意识所制约,在那里像“驴拉磨”似的转来转去,老是重复旧路,积习难返,今年还是去年,年年在奔走,年年不进步,转一辈子还是老一套。

但师古,古不乖时;师今,今不同弊。

师古、师今是学习书法的两条重要途径,但是,最根本的途径是“师造化”(自然、社会、个人)。一切艺术都是源于现实生活,书法也不例外,但书法却不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人类在其生存发展的进程中,总在不断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感悟其万象的形质、理势、法度、规律、意味等元精而提升为“意象”,即“囊括万殊裁成一象”——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性状”的书法形象。这是人类在其精神实质上用以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读者面对书家以其神智而将这种本质力量物化的书法作品,他们会再次观照到自己生命的本质力量,认识到书法艺术的美的精髓。这是书法艺术之所以为最高的艺术的原因之所在。所以,书法学习要深入地向现实生活学习,洞察物理,熟谙人情,融通万象的规律、意味,积累再积累,深入再深入,成竹在胸,了无滞碍,一旦发之于书,自能通神明之德,达万物之情。

唐代李阳冰说:“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

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舒惨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抵咀嚼之势。”天圆地方、山峙水流,日月运行、星辰丽空,云霞明灭、草木滋蔓……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昭示;衣冠文物的揖让之礼仪,须眉口鼻的喜怒舒惨的情分,这些又是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的展现;虫鱼禽兽的屈伸运动,骨角齿牙的摆抵咀嚼等,这些又是动物生理的态势。客观世界的形、势、情、理、法、度、变化运动规律等等,都靠书家的感悟而得其元精意蕴,进而转化为书法的形质和精神内涵。

从谢孔宾的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出:所谓的师造化,就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清代王学浩在《山南论画》中讲“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火,遇古人真迹,以我之所得向上研究、久之自与之吻合”。我们师古,目的就是古人处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的面目。

达·芬奇在《画家守则》中写道:“画家是自然和人间的中介者,是自然创造物的再现者,他的精神必须包罗万象,只有向自然学习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从达·芬奇的经历可以看出,他认为画家是自然和人间的中介,所以必须读自己有自己的观察体认,在旷野山川,在河流江海,在星空,在人间,在社会处处都有人学习的地方。人这时,就是一个学生,一个自然造物的再现者,这就是“师造化”,正是我们向大自然、向社会生活学习的途径。

在古人处学习古人的方法与技巧,师造化是提高对自然人生的领悟,是开天眼,知道艺术的规律,从一开始的描红,从古人的用笔用墨处,看古人的匠心,体悟古人的神韵,在完全掌握了古人技法以后,你就不能泥古了,你就必须师造化,发现自己,在自然人生的经历后,窥探艺术创造的大道。

1985年5月,谢孔宾与曹明冉联合,在山东美术馆举办了“谢孔宾、曹明冉书画展”,省委书记梁步庭、省长秦和珍和省城的画家500多人参观了画展。山东电视台做了《谢孔宾、曹明冉艺术欣赏》的专题报道。